

奥列莎河边

楊卡·庫巴拉著

杜承南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奥列莎河边

楊卡·庫巴拉著

杜承南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ЯНКА КУПАЛА
НАД РЕКОЙ ОРЕССОЙ

据 ЯНКА КУПАЛА· СОБРАНИЕ СТИХО-
ТВОРЕНИЙ(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ЛЕНИН-
ГРАД, 1950) 译出。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 邸内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 003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853 字数 80,000 开本 787×940 耗¹/₃₂ 印张 2¹/₄ 重 5

195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5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4800 册

定价 (4) 0.25 元



作 者 像

前 記

翻开任何一本苏联文学史，你在讲述白俄罗斯文学发展的那一章中，一定会发现“楊卡·庫巴拉”这个朴素而又亲切的姓名。这是一个代表着十月革命前后白俄罗斯两个詩歌时代的姓名，它好象一顆晶瑩的明星，照耀着白俄羅斯的过去，也照耀着白俄羅斯的未来。苏联的著名詩人伊薩可夫斯基，是楊卡·庫巴拉的詩作的热心的翻譯者，他在談到楊卡·庫巴拉的詩时，曾說过这样几句含意极深的话：“楊卡·庫巴拉的詩，不单是优美的、有高度艺术价值的作品，而且也是白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史，記錄了他們的性格和风俗、思想和希望、斗争和胜利。当我初次閱讀楊卡·庫巴拉的詩集时，使我惊奇的不仅是詩人的令人难忘的詩句，而且还有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我仿佛亲眼看見了活生生的白俄羅斯，它的平

原和小山，它的草地和树林，河流和湖沼。我深深地明白了勤劳英勇的白俄罗斯民族的生活。我整个心灵都爱上了白俄罗斯，虽然我从前一次也没有到过那里。从那个时候起，当我想起了白俄罗斯时，我不由自主地就会想到楊卡·庫巴拉，同样，当我讀到楊卡·庫巴拉的詩时，我也好象看見了整个的白俄罗斯，它的艰难的过去和幸福的現在。”

楊卡·庫巴拉（原名伊凡·路采維奇）1882年誕生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城附近的維亞贊卡村，他的父亲是一个靠租地过活的农民。穷苦的生活使楊卡·庫巴拉在童年时期沒有机会受更多的教育，从少年时期起，他就靠劳动維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除了农业劳动以外，先后做过录事、店員、酒厂工人、圖書館員等工作。白俄罗斯的丰富的民歌，俄罗斯和波兰的民主主义詩人的作品，給了他很大影响，从1903年起他开始写作，第一篇詩“庄稼汉”1905年发表在报纸上。在以后的几年中，他写出了許多作品，例如詩集“古思里琴手”和“沿着生活的道路”，詩剧“永远的歌”、

“古墓上的梦”，戏剧“巴芙琳卡”、“破巢”等。在这些作品中，他所写的主要是农民艰难的命运和高尚的品质、农村的自然景色、对革命的渴望。高尔基非常重视楊卡·庫巴拉的作品，1911年他在“論自学而成的作家”这篇文章中写道：“我希望那些怀疑論者看看在俄罗斯最受压迫的白俄罗斯民族的年輕的文学。看看团結在‘我們的田野’报周圍的作家，让我引用不久前这个报纸上发表的白俄罗斯詩人楊卡·庫巴拉的一首詩‘是誰在那里走过？’……这首詩将来也許会成为白俄罗斯人的国歌呢。”高尔基不但亲自翻譯了楊卡·庫巴拉这篇詩，而且在文章的末尾还很謙虛地說：“請楊卡·庫巴拉原諒我，我把他的动人的、严肃的詩譯得这样不好。”对于高尔基的这种支持，楊卡·庫巴拉也始終怀着感激的心情。

偉大的十月革命給楊卡·庫巴拉的創作展开了新的道路，它比过去的不知要广闊多少。他的思想更加丰富了，他对农民的前途看得更加清楚了。从白俄罗斯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起，到1942年6月他逝世止，他为白俄罗斯和全苏

联做了多少工作啊！他把革命的詩歌翻譯成白俄羅斯文，他的新作不斷地出現，他幫助了西白俄羅斯詩歌的發展，他積極地參加社會活動，他用詩和短文號召人民同法西斯侵略者作戰，他的詩“給白俄羅斯的游擊隊”曾在1941年秋天由飛機散在被占領的白俄羅斯各地。他是戰爭期間在莫斯科去世的，這個消息引起了千千萬萬蘇聯人的哀痛。在莫斯科的白俄羅斯作家們，在他的靈前宣誓：“我們親愛的楊卡·庫巴拉，我們向你發誓：我們要為解放我們的母親白俄羅斯，為驅逐可恨的敵人，獻出一切力量。”

這本敘事詩“奧列沙河邊”，是楊卡·庫巴拉在蘇維埃時期的最重要的作品。二十年代末，蘇聯開始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蘇聯的勞動人民開始去實現歷史上人們不敢夢想的一切，在楊卡·庫巴拉的作品中也出現了一個新的時期，生活中的新的現象成了他的經常的主題。他對祖國的建設非常關切熱心，他去參觀過德聶伯河水電站的工程，參加過集體農莊的春耕。他在白俄羅斯波列西兩個最大的集體農場中住過一些時候，

出席农場的會議，在农場的牆報上发表他的詩，他从这一切中体会到建設新生活的快乐，扩大了他对现实理解的范圍和深度。也就是在这种深入新生活的基础上，他写成了“奥列莎河边”这首表現白俄罗斯人民征服自然的英勇詩篇。

波列西在白俄罗斯南部，这一向是最荒凉与劳苦的地方，这是布满了沼澤和树林、流傳着迷信与神話的地方，許多世紀以来，它被看作是长期落后的白俄罗斯的象征，它的生活几乎看起来有什么进展，它的粗野的森严的自然使人感到自己在这种原始的力量前面非常渺小。俄罗斯的偉大作家屠格涅夫在出色的游記“波列西之行”里面，曾經描繪出这片地区的气氛，他說整个波列西好象一个阴沉的大海，而且它的森林比海洋还要单調、凄凉，当你經過这里的时候，你总是有一种受到很大压抑和窒息的感觉，你总想快些走到空曠的地方透一口气。楊卡·庫巴拉就是選擇了这个地方作为他的敘事詩的背景的。他写了少数复員的紅軍帶領着农民到了这里，要把这片荒野的地方变为乐土，建立起苏維埃式的生活。然

而这改造自然的过程不是容易的，他們必須一边改造自然，一边改造人，他們必須向最落后最自私懦弱的人斗争，甚至不得不驅逐他們。共产党员是这劳动和斗争中最坚定的人物，他們站在最前面，他們帮助大家看到了未来的成果和远景，他們也得到了国家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支持。这是一篇明快、簡洁的叙事詩，我們用不着再多叙述它的内容，它的語言和形式都帶有民歌的色彩，通俗易解，我們也不必再多加以分析，这是一个热情的、兴奋的、充滿信心的歌頌社会主义的詩篇，对于我們中国的讀者，对于我們这也已經开始征服自然、技术革命的国家的讀者，它的每一句都会是亲切的，它将在我国劳动者的心中引起响亮的迴声。

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

1958年5月

代 序

世上有許多
傳說和歌曲，
人們編出它們來
歌唱自己的波列西^①。

但我沒有听到过
这偉大事業的歌曲：

① 波列西 (Полесье)，低洼的泥沼森林地帶，大部分在白俄羅斯加盟共和國境內，泥沼廣闊無垠，其中也有沙土地區，地勢較高的沙土地上生長着松林。在第五個五年計劃時期 (1951—1955) 曾在这里進行放干泥塘的巨大工作。——譯者注

公社社員們怎樣
勇敢地來到這裡；

他們怎樣用工作
征服了沼澤地，
為蘇維埃國家
取得了榮譽。

但我沒有聽到過
頌揚這場激烈戰鬥的歌曲：
歌唱公社的女社員
怎樣和大家一同來到這裡；

她們怎樣在工作里
養成了風氣：
不吝惜力量，
不吝惜少女的美麗。

但是我不知道、
也沒有聽到過這樣的歌曲，

它歌頌光榮的英雄
征服了沼地。

在荒涼偏僻的地方，
他們怎樣披荊斬棘，
走向光榮的勝利，
走向偉大的歡愉。

但是我沒有聽到過呀
嘹亮的新歌曲，
它歌唱今天的
新的波列西。

談 談 過 去

一只烏鴉垂下了頭，
站在枯朽的樹干上——
波列西夢見了
早已過去的時光。

只有芦苇和艾蒲
在这里长年居住，
在深深的泥沼里
生长和朽腐。

泥塘吸进去了
多少个人啊：
一失足——就算完了，
到哪儿去找啊。

这里遍地都是
飞禽、
野兽、
爬虫。

在这儿的洞穴里
无忧无虑地睡着狗熊。
麋鹿在沼地上
四处走动。

野猪和牝猪
不声不响地行走，
还有灰狼
和各种各样的猛兽。

有时候，在沼澤的草墩間
泥水流动的地方，
也会有小船来回飄蕩，
象沒有掩埋的棺材一样……

亲爱的波列西
打着瞌睡，不言不語，
只是在春天
它才有些生气。

春季里
夜鶯歌唱，
清晨和晚間
牧童的芦笛鳴咽。

靜靜的樹林邊，
枝葉密密层层，
杜鵑在訴說
人間的不幸……

波列西又安靜了，
變成了墓地。
它的力量沉睡在
沼澤的深潭里。

人們呢？人們怎樣呢？
他們多嗎？不多的。
可是困苦和不安
壓得他們喘不過氣。

在貧瘠的土地上，
在沙土的小丘上，
他們的小屋呆呆地站着，
好象荒土堆一樣。

波列西人坐着，
編着草鞋，
預先作好准备
討飯流落四海……

破旧的木犁
把沙土掀起，
眼泪和悲痛
播种着田地。

他們沒法制服
广闊的泥塘，
他們不得不信
鬼神的力量。

凄慘的故事，
可怕的傳說，
在波列西泥濘的
原野上……傳來傳去。